

土司王朝

下



黄光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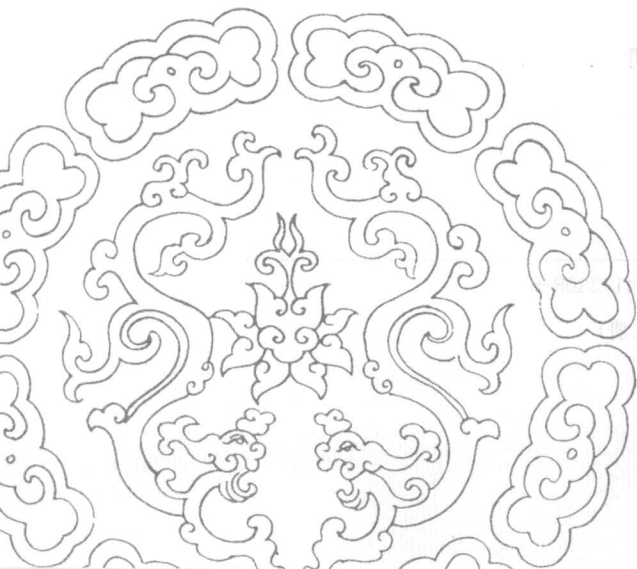
沈阳出版社

土司王朝

下

黄光耀◎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司王朝. 下册 / 黄光耀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441-3808-6

I. 土…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5872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刷者: 北京嘉业印刷厂

发行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6mm×235mm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 静 贺 旭

特约策划: 唐朝晖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李黎明

特约编辑: 古 雪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责任校对: 天 宇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3808-6

定 价: 50.00 元 (全二册)

联系电话: 024-62564920

目录



第二十八章	邬阳关	308
第二十九章	出家	319
第三十章	叶家	328
第三十一章	投亲	337
第三十二章	戏馆	347
第三十三章	巡游	358
第三十四章	过年	369
第三十五章	袭职	379
第三十六章	迎客	391
第三十七章	诗会	399
第三十八章	平山爵府	410
第三十九章	细柳城	419
第四十章	废黜	428
第四十一章	节马碑	438
第四十二章	衣锦还乡	447
第四十三章	结盟	457
第四十四章	飘魂	466
第四十五章	议和	475
第四十六章	草口	484
第四十七章	瘟疫	495

目录



第四十八章	自 焚	505
第四十九章	太 监	514
第五十章	勘 界	524
第五十一章	妓 院	533
第五十二章	巫 盐	544
第五十三章	预 兆	554
第五十四章	罪与祸	563
第五十五章	改土归流	573
100	客 邸	章六十三第
000	会 社	章六十三第
014	宿福山平	章六十三第
014	銀聯社	章六十三第
804	國 策	章十四第
804	縣 志	章一十四第
544	之 政 體 本	章二十四第
524	盟 約	章三十四第
504	縣 志	章四十四第
554	時 勢	章五十四第
484	口 草	章六十四第
204	縣 志	章六十四第

第二十八人章

关印碧

下部



第二十八章



邬阳关

容美西入巴蜀、北入中原的一个重要关隘，就是邬阳关。此关与东乡土司之境交界，是容美西北方的一道屏障。从此关西去，可至施州卫，北去，可过清江、长江，直指中原各境。

这一年，正是康熙二十八年，容美土司喜上加喜。先是土司田舜年寄籍荆州的次子明如，在枝江县捐纳国学监生，如今又跻身京师国子监就读。接着，康熙爷以田舜年反戈有功，加升三级，授“骠骑将军”，进京“陛见”，开了西南土司“陛见”之先例，容美于是举司欢庆。这一年，田舜年便带领四十八名武功高强的兵将，携带虎皮、麝脐、犀角、溪布、水银、川马、黄蜡、丹砂、药材、竹鸡、锦鸡等贡品进京觐见了。于是，他们在这一年的年头出关，又在这一年的年尾入关了。

这一天，已是冬月里一个雪花飘飘的日子，田舜年一踏上自己的领地，就马蹄催雪，豪情万丈。因为此次进京之时，他立在邬阳关口的时候，回望容美大地，见到处都是绿意葱葱，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不觉心旷神怡，陶然自乐，超然物外！但想到要面见皇上，虽感无上荣光，却不知到底是福是祸，因此也忧心忡忡、提心吊胆。

因为他知道,康熙爷毕竟是一代真命天子,文才武略,惊天盖世!而自己不过一名土酋,是否能像八部大王涅壳赖朝见天子那样不失颜面,再长五溪雄风,心里却没有底。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进京之后,他朝见了皇帝,不仅加深了君臣关系,彼此间还成了诗友,在京城一时间传为美谈。这不就是天意吗?所以,如今凯旋,他又怎能不回味无穷、感慨万千呢?

那天,康熙爷带着文武大臣夜观灯火,早听说过容美土司田氏一家出过几位诗人,就想考考他,看他是否也有真才实学。于是,康熙爷就想起了夜观尖塔寺、塔内灯火辉煌的情景,想到灯光从那塔孔散射四面八方,好不壮观,便开口说道:“寡人在京都,早听说容美土司的大名,今出一上联,特向土司请教请教。”

田舜年急忙回答:“微臣不敢,还请圣上赐教!”

康熙道:“塔内点灯,层层孔明诸葛(阁)亮。”
 好一个诸葛孔明!田舜年不得不佩服圣上的才学,但他却一时想不到如何对答才是,额上渐渐冒出汗来。这时,他望着那一片荷池,想到自己少年时依窗凭栏,数载攻读,竟一下子被皇上考住了,今后还不貽笑大方,成为千古笑谈吗?但突然间,窗外荷塘土民挖莲藕的情景再次呈现出来,于是他灵机一动,顺口答道:“池中挖藕,节节太白李(理)长庚(根)。”

好一个诗仙太白!康熙大帝一听,立即跷起大拇指夸奖,就叫把抬盒内的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摆上桌来,赐予共席之饮。酒至半酣,突见南方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阵狂风吹来,把楼前一株古树上的喜鹊窝吹下地了,几只雏鸟掉在地上吱吱地惨叫。田舜年便对皇上说:“禀告陛下,不才之臣也想给皇上出一上联,不知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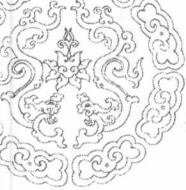
康熙笑道:“难得寡人今日高兴,爱卿与朕有幸相会,机会难得,莫受拘束,只管畅所欲言!”

田舜年“喳”了一声,然后说道:“风吹鹊巢,数群英(婴)连窠(科)及地(第)。”

康熙听了,沉思良久,对不出来,只得面带愧色地说:“此联言及了寡人半生峥嵘岁月。寡人今日一时难以对上,再过几日,就给爱卿下联如何?!”

可是,这一等就是数月,康熙大帝一直没有对出下联,他们就等在京城,不敢回家。见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这才请求回容美,说是冬天一到,大雪封山,容美山高路险,不易行走,还望陛下放行。康熙只好放他们回来了,仿佛放虎归山!

于是,田舜年一踏上故土,望着这皑皑白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想到此次不



土司王朝

在北方之行，不仅长了土司雄风，而且还名扬京城，顿时诗兴大发：

北国任我行，
西关凭鹤飞；
笑傲江天日，
白龙载誉归。

四十八骑见土司如此高兴，这时也高唱起来。歌声就像长了翅膀，掠过了山脊，飞入了邬阳关。守关的将士就敲锣打鼓放起鞭炮了。这时候，邬阳关洞主早已备好了酒席，正在翘首以盼。

这时已近黄昏，一行人在雪地上，就像一支浩荡的驼队，满载皇帝的赏赐，正浩浩荡荡而归。突然间，两骑飞骑，像雪地上滚过的一道光影，渐渐地向土司的队伍逼近。守关的将士老远望见，大吃一惊，因为那是旗将的着装，如何千里飞骑而至？洞主见势不好，立即上马，朝关下飞奔而去。两边似乎都在快马加鞭，嗒嗒的蹄声顿时响彻云霄，在空谷久久回荡……终于，田舜年听见了这急促的马蹄声，就勒住缰绳，回头翘望。

这时，后面的飞骑已经靠近前来，只听马上的旗将喊道：“圣——旨——到！”
圣旨？田舜年急忙下马，跪下接旨。飞骑一到，就勒住马缰，只听那马一声嘶鸣，顿时划破长空。田舜年心里一惊，忽然想起了先祖八部大王涅壳赖朝见皇上时，被皇上赐御酒毒死，立于马上不倒之事。而那宝马却把大王驮进京城，质问皇帝为何如此寡情，谋害良将忠臣？皇帝做贼心虚，只得说：“涅壳赖，寡人给你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超度，让满朝文武官员披麻戴孝为你送葬，如何？”涅壳赖的尸体依旧立于马上不倒，皇上又说：“你管阴，我管阳，封你为八部大神，你管阴享受万代香火，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明。我管阳，就只这一代的事，这总行了吧？”这样，涅壳赖才点了点头，于是他的白龙马长嘶一声，就将他驮回家乡来了。可是，要是当今皇上想要暗害自己，又何必等到今日呢？田舜年很是纳闷，一丝赴死的念头顿时掠过心头。心想，真要是自己死了，也要立于白龙马上不倒，进京去质问康熙！

这时候，京官下得马来，念道：“驃骑将军听旨！皇帝昭曰：朕无日不思想下联，今得之：雨打岩穴，众诸侯（猴）戴泪（累）朝天。钦此。”

田舜年接旨，一块石头落地，好不高兴，立即拉着京官的手询问：“好一个戴泪

朝天！只差吓死我了。你说说看，皇帝是如何对出下联的？”

京官笑道：“那日皇帝去避暑山庄，忽遇倾盆暴雨，山洪从悬崖流下来，他见大大小小无数只猿猴躲在半山的岩穴中，眼望着天，水珠从头上淌下，便触景生情，对出了下联。为此，皇上还特意举办了一场庆功宴，说只差被一个土蛮子给拦倒了呢。”

田舜年这才没有小看康熙，于是拉着京官上马，便欲到郧阳关好好聚聚。

正在这时，洞主赶来了，给土司问好，见如此情景，便大笑起来：“真把下官给吓坏了！”

田舜年笑问：“近来关口有什么事吗？可辛苦你们了！”

洞主说：“据细作来报，近来东乡土司与桑植土司往来频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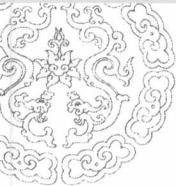
他们有往来？田舜年“哦”了一声，这就策马朝张桓侯庙驶去。

这天夜里，郧阳洞主连连给从京城归来的将士们敬酒，自己却喝醉了。田舜年也高兴，也给两位京官频频敬酒，将客人也灌醉了。

二

回到行宫，田舜年等着洞主把郧阳关最美的女子送来。一会儿，舍把就将一美女带来了，他的眼睛忽地亮堂起来。因为在京城，虽然他也进过妓院，见过歌伎，但都没能遇见容美之境这么清纯的姑娘，所以一回来，他就想女人了。

可是，田舜年并不知道，舍把带进来的女人就是洞主的女儿牵牵。牵牵是这一带的美女，但是，牵牵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了，那个人就是梯玛天赐。还是土司进京的时候，天赐就到郧阳关来送行了，恰好遇上牵牵的母亲病重，洞主就请他做了一堂法事，牵牵的母亲这才得以起死回生。所以，洞主一家非常感激梯玛，还有意将女儿嫁给他呢。虽说天赐也很喜欢牵牵，但他并没有想到结婚，可是牵牵这样迷人，这样美丽，就像个仙女，他又怎能不留恋呢？那时候，天赐也住在这行宫里，牵牵天天都来看望他，他俩秉烛夜谈，十分投机，几个月后，牵牵便以身相许了。可是，事后天赐却很后悔，因为他担心土司享受不到初夜，会牵怒于牵牵的，这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有足够面子的人在一旁劝说，盛怒之下土司就会将其斩首！天赐心想，真要是那样的话，自己不是害苦了牵牵吗？就说：“牵牵，我会害



了你的！”

牵牵却不以为然地说：“土司为什么非要享受我们的初夜呢？你是梯玛，代表神的旨意，难道这也是神赐给土司的特权吗？”

天赐摇摇头，说：“不是！这是历代土司赋予自己的特权，没有什么条文，只是历来已久，后来的土司相继效仿，也就承袭下来了。”

牵牵说：“那你为什么不代表神明取消土司的特权呢？”

天赐哀叹一声，说：“土司的权力太大了，就像皇帝——其实，土司就是一个土皇帝！而皇帝都是三宫六院，妻妾成群的，土司也是这样想的，我又能奈之如何？！”

牵牵说：“可土司毕竟不是皇帝！你作为梯玛，知道天神的旨意，你一定得替我们女人说话呀！”

当时，天赐很是犹豫，牵牵就哭了。因而，无论天赐如何相劝，牵牵就是不依，之后她就跑到张桓侯庙来了。天赐也赶了过来，只见牵牵跪在神像前，哭述着，一遍又一遍。终于，天赐被牵牵的诚心感动了，也跪在神像前起誓：“天神在上！我天赐发誓，一定要废除土司享有初夜的特权，不然，我死不瞑目！——如有食言，天地共谴，永不超生！”

牵牵这才破啼为笑，也对着神像起誓道：“我牵牵今生今世，只爱梯玛一人，如有异心，天诛地灭！”

于是两人就发了毒誓：今生今世，白头偕老，永不分离！

可是现在，牵牵又被带进庙里来了，她的心就开始喋血了。这时候，门吱嘎一声关上了。牵牵没有动，灯光映着她的脸，她依旧一脸的怒容。可是，现在，田舜年却看不见牵牵脸上的怒容，因为他高兴，所以就忽略了这一细节。这时候，他看什么东西似乎都是无比美好的，就像油灯上的那层光环一样，一闪一闪的，让人迷醉。这时候，借着闪烁的灯光望去，伫立在他面前的牵牵，就像仙女一样飘飘缈缈、忽闪忽闪的，但那影子却飘浮不定，就像无数个仙女飘来飘去。田舜年扑抓了几下，也没能抓住那忽闪忽闪的影子，他的酒意就渐渐地醒了。这时候，他才看见牵牵脸上的怒容，便问：“你、你是谁？”

“我是鬼！”牵牵想吓唬土司。

“鬼？！”田舜年笑了，他才不相信舍把会将一个鬼带来呢，所以就笑了。

这时候，他踉跄着走到牵牵面前，一把就将牵牵抱住了。

牵牵开始挣扎，可是，无论如何也挣扎不掉。她真想去死呀！可是，她又不愿意

去死,因为她心里还装着梯玛天赐,所以就泪水汪汪了。田舜年便将她扔在床上。但是牵牵没有动,似乎在反抗。田舜年又笑了,因为,他从未遇见过这么烈性的女子,今日遇见了,他就想征服这匹小烈马。这时候,他真是想来点刺激的,特别是他已经很久没有染上女人了,他精力过盛,就像发情的老虎,开始发泄了。可是,牵牵还是那么眼泪汪汪地呆望着油灯,没有一点迎合的意思。他冷笑着,于是“吱”的一声,就将牵牵的罗裙撕下来了,将牵牵的红兜兜撕下来了。一个白白的冷冰冰的雪人就裸露在他眼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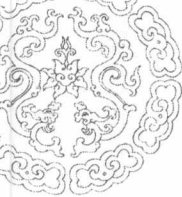
可牵牵却像僵尸一样,依旧一动也不动。

真是个冰美人呀!田舜年就用手探了上去,牵牵便本能地抖了一下。你就是冰美人,今天老子也要把你融化了!田舜年这么想,手就在她冰洁的肌肤上游走了,似乎每探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就会发出“吱”的一声脆响,就像烙铁烫在冰雪上一样。这时候,他多想把这具僵尸温暖复活啊!

然而,牵牵却越发冰凉、越发窒息了,但她最终还是感到有一团火覆盖了自己,要将自己融化了,完全地融化了。可是,这却不是太阳火,牵牵闭着眼睛也知道的,因为她心里的太阳只是梯玛天赐哥。因为在她心里,梯玛天赐哥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是一下子就会将自己完全融化掉的。可这时候,她感觉那火在她身上四处点着了,顿时焦灼得她痛苦不堪、痛不欲生。于是,她的眼前就浮现出她的梯玛天赐哥了,那轮火球便在她的心里滚动起来,朝着白茫茫的雪原滚动而去,而所经之处,瑞雪都化开了,草木都化开了,然后又会聚成涓涓小溪,在无声无息地流淌,流淌……

田舜年笑了,因为他用自己燃烧的身子,正一点一点地将这个冰美人融化呢。于是他把那东西插入进去,可是一点阻力也没有了,一点红也没有了!田舜年顿时萎缩下来,呆呆地望着身下的冰美人,不敢想象了:是哪个狗胆包天,竟敢太岁头上动土,享有属于本王的初夜?!这时候,他也凝固了,就像一匹受伤的野狼,两眼放射出绿莹莹的光芒,那光芒似乎要将这个冰美人的心脏刺穿!

忽然之间,牵牵仿佛感到自己随着火球忽地跌入了冰窟窿里,人一下子清醒过来了。她睁开眼来,真想看清自己是不是正在做噩梦。可是一睁开眼来,她就从虚幻中回到现实之中了。因为,这现实是冷冰冰的现实,虽然房子里生着火炉,温暖如春,但是她的面目就像冰冻一样,凝固了,结霜了。于是她也冷笑起来,她知道自己的反抗已经使土司受惊了,恼怒了,她便静静地等待着土司最后的裁判!



奇王朝

田舜年冷冷地说：“难道你不怕死吗？你个贱人！”

牵牵冷笑：“怕死我就不会来了！人，大不了一死！”

大不了一死？这令田舜年感到大大的意外，心想这女子不但不向本王求饶，怎么反倒想到死了呢？这不更叫刺激吗？心想你越是想死，本王就越是让你去死！但这时他却急欲知道一个答案，就是那个要了她初夜的男人究竟是谁。因为他要将那个臭男人凌迟处死，碎尸万断，让这个桀骜不驯的小母马永远痛苦不堪！于是，他说道：“你越是想死，本王就越是让你去死，只要你肯把那个臭男人的名字说出来，我就保你全家平平安安，不然，我就将你满门抄斩！”

牵牵就冷笑了：“你从我口里什么也别想得到！”说完，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朝土司脸上吐去。

反了！田舜年大惊，穿上衣裳，大喝一声：“来人！来人！”

护卫亲将立即赶了过来，见土司一脸冰凉，一团红痕，却不敢问出什么事了。

舍把也赶来了，问道：“主爷，出、出了什么事了？”

田舜年一耳光扇去，喝道：“你给本王带来的是什么东西？一个破货！哼，赶快去给老子查清楚！否则本王就拿你试问！”

舍把知道，土司来了要是没有得到最好的女人，土司就会杀人的，所以洞主才牺牲了自己的女儿，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于是，他战战兢兢地说道：“她叫牵牵，就是邬阳洞主的女儿，是这里最美的女子。听说，梯玛在这里住了很久……”

梯玛？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的梯玛！

田舜年一听什么都明白了，就叫舍把立马过去将邬阳洞主叫来。洞主赶来，吓得也是一脸青一脸紫的，但是，他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就如实禀告了。

真是长了反骨了！田舜年真想杀了洞主一家，可是，想到东乡土司和桑植土司正在相互勾结，这才忍住了。于是恼恨地说：“只要洞主忠心于本王，本王就既往不咎了！”

洞主磕了一个响头，说道：“只要主爷高抬贵手，我将世代代追随主爷！如有背弃，当如此箭！”洞主抽出箭来，一折两断。

这又何必呢！田舜年一声叹息，但见洞主表了忠心，就叫他将女儿带回去算了。

洞主于是转过身来，但见女儿满口是血，就问：“闺女啊，你、你这是怎么了？”

爹爹！牵牵含着泪水，痛苦地摇了摇头。可是，她的心却还在呼喊，因为她已经

说不出话来了，只有泪水在眼眶里簌簌地打转。

真是个烈女子啊！

望着洞主呜咽着扶着女儿远去的背影，田舜年又叹息了一声，这才去睡了。可是他再也睡不着了，因为他的脑海里全是梯玛和牵牵做爱的镜头……直到天将明的时候，他才渐渐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两位京官要走，田舜年因为心情不好，也不再挽留，于是各自赠了一份厚礼，就送他们下关去了。

三

吃了早饭，天空依旧没有放晴，可将士们都恋着早早回家，田舜年便到张侯庙来给张飞敬香，这就准备出关了。这时候，邬阳洞主也出来相送，可他一脸忧忧郁郁的，没有一点喜色。田舜年瞥了他一眼，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就扬鞭催马而去。刚行得不过十里，就见邬阳关狼烟升起，他回头望见，就问：“这是怎么回事？”

邓壶川上得前来，说道：“是不是邬阳洞主反了？”

叶长浩却说：“不会的，我看邬阳洞主不像长有反骨的人！一定是军情紧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见狼烟越来越浓，田舜年心里琢磨了一阵，怕是有变，便说：“回邬阳关！”

“回邬阳关——”

邓壶川一声令下，队伍便掉转了头。于是，将驮着皇上赐物的骡马全部留下，田舜年就带着四十八骑朝邬阳关亟亟奔去。来到关前，老远只见关上已是密密麻麻的人，他大惊：“莫非真是邬阳反了？”

“主爷放心！下官这就前去打探！”

邓壶川立即策马上前，刚刚靠近，便放眼望去，但见关上旌旗和刀剑之影，猎猎铿锵有声。仔细一看，正是东乡土司和桑植土司的旗帜，在关上高高飘扬。这时，关上已是血流成河。他大惊，正要回头，土司已经赶上前来。他说：“大事不好，东乡和桑植两司洗劫了关口！”

叶长浩忙说：“主爷快走，我来断后！”

可望着滚滚的狼烟，田舜年想到邬阳洞主的忠诚，不忍看见黎民百姓受难，于



奇王朝

是大喝一声：“都跟我来！”

邓壶川见势不好，大喊：“主爷，危险！”

田舜年哪里肯听，驾着白龙马便朝前飞奔而去。邓壶川和叶长浩只得催马赶来。这时候，东乡、桑植的土兵已经杀下关来，将土司四十八骑团团围住了。

雪地上，到处都是马蹄踩烂的积雪，战马的嘶鸣声震荡天宇。

这时，东乡土司的儿子冲上前来，他握着鞭子，指着田舜年的鼻子大骂：“老匹夫，你招亲要弄本爷爷，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祭日！”

田舜年凛然正气地喝道：“大胆妖儿，竟敢在老子面前撒野！有种的与你大爷战他三百回合！”

东乡、桑植两土司共带了一千余人，这时候，里里外外围得像铁桶一般，以为容美土司插翅难飞，所以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这时候，天空又下起了大雪，四十八骑在雪地里打着转，马蹄踩得冰雪嚓嚓作响。一场血战就要开始了。然而，容美四十八骑，保卫着土司，却不见一点畏惧的神色。因为他们知道，今日是战亦死，不战亦死，必死无疑！所以，他们就破釜沉舟了。可是这时候，心情最为复杂的还是田舜年，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载誉归来，却要马革裹尸而还。这时候，他望着天空飘舞的雪花，望着如铁桶一般包围的敌人，感到有点无力回天了。然而，此时此刻，他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士气，关乎着生死。所以，他犹如一只猛虎，一点也没有倒威！心想，只要能够坚持下去，援兵就会到来，只要援兵到来了，生存就有希望了！因此，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就是胜利，所以能拖一时是一时。于是，他便从壶川手里接过了那把琵琶琴，那是容美的三件法宝之一，心想，该是它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他爽朗地一声大笑。这时候，他想起了当年土民大战皇帝时，向王天子战败，八部大王就是用琵琶琴弹奏那曲挽歌的——那是一曲英雄的挽歌！此时此刻，那悲壮的情景就浮现在他眼前，他便手抚琵琶，凛然向北，深情而疯狂地弹拨起来：

天苍苍兮地茫茫，征人已去兮痛断肠。

苍天苍天兮你可长眼，为何千年兮血洒蛮荒？故国已破兮好悲伤。

天苍苍兮地茫茫，征人已去兮痛断肠。

茫茫大地兮你可长眼，为何百代兮血洒蛮荒？故国已破兮好悲伤。

……

这时候,两支士兵都被这曲先人的英雄的挽歌震慑了。于是,那歌声就在士兵的心空升腾而起,在雪地上升腾而起,又在太空中弥漫开来。这时候,东乡土司的儿子终于醒悟过来了,大叫:“大胆妖贼,竟敢用妖琴迷惑人心!杀!”于是飞马上前。

邓壶川也催马上前。雪地上顿时扬起了两路飞花,朝着一个中点冲去。

一时间,两匹战马交织在一起,就成为两股旋风了。两边战鼓齐擂。双方越战越勇,将士们都看呆了。突然,容美土司的白龙马一声尖啸,邓壶川佯装抵拦不住,退下阵来。叶长浩又催马上前,与东乡土司的儿子大战一百回合,他又佯装败下阵来。东乡、桑植的士兵,就振臂欢呼了。刹那间,只见白龙马闪电一般飞到了场中央,手起刀落,一个人头就骨碌碌滚到雪地上,洒下了一道红彩,就像映在雪地上的一道长虹。顿时,两边都哑然了,战鼓也停息了……

于是田舜年大手一挥,大喝一声:“冲呀!……”就带头冲进了敌阵。白龙马左冲右突,敌军大乱。

这时候,喊杀声震天动地,四十八骑就淹没得不见踪影了。然而,这四十八骑,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东乡、桑植两司,虽然人多势众,但见主帅已死,已是胆战心惊,再无心恋战,哪里还能顾及阵法,只能各自为战,且战且退。擒贼先擒王,田舜年不顾安危,欲找桑植土司的儿子,但是,冲了几下,也没能冲杀过去。战了一个时辰,敌方清醒过来,就将田舜年团团围住了。白龙马在人群中腾跃,犹入无人之境。

但是,四十八骑散开了,田舜年虽然越战越勇,可敌人已将他围住,死死不放。邓壶川和叶长浩见大势不好,就朝土司这边冲来,四十八骑也一齐朝这边冲来,一时间,敌阵就像炸箍一样,分崩离析。白龙马于是一个飞跃,就从十多层人群里飞了出去,直指桑植土司的儿子。敌将大惊,掉头就跑,士兵也跟着掉头逃跑。一时间,阵营大乱,各自逃命去了。

这时候,邓壶川和叶长浩越战越勇,继续在阵中厮杀,也被团团围住。白龙马再次跃过人墙,冲破了敌阵,但是,一支枪还是险些把田舜年撬下马来。说时迟,那时快,邓壶川见状,立即回马而来,就在这时,一根长枪刺中了他的下身,顿时鲜血如注。叶长浩见势,也回过马头,飞过去将刺中壶川的敌人一刀劈死,一个旋身,又把土司扶上马来。

这时候,白龙马被围在了阵中,一声长啸,竟从人墙里飞出,落在了土司跟前。



奇王朝

田舜年一跃上马，继续挥杀，敌人见白龙是匹神骏，都吓得落荒而逃。于是，手起刀落，一个个头颅就像萝卜一样，被一切了下来，一路滚将过去。雪地上，一片片血红，就像天上的红霞落在地上，灿烂地开放。

战至黄昏，敌人退出了邬阳关。这时候，田丙如带着救兵赶来了，将敌人赶出了容美境地。

田舜年开始点将，见个个都受了伤，四十八骑还有三十八骑安然无恙。这时候，他立在邬阳关上，一声长啸：“天不绝我！天不绝我啊！”

山鸣谷应——天、不、绝、我……

这时候，叶长浩大叫了一声：“壶川兄弟，你要顶住呀！”

听见喊声，田舜年便赶了过来，抱住壶川，也喊道：“壶川，你要坚持一会儿，水师已经到了！”

壶川凄然地笑笑，泪水涌了出来。

雪地上，血花还在静静地开放。一群野狼从森林里鱼贯而出，在雪地上闪动着绿莹莹的光芒，凄厉的叫声顿时划破长空。

夜幕就拉上了。